

紀念抗戰勝利69周年之：英烈千古

70多年前，40萬中國遠征軍將士開赴滇西沙場，保家衛國。3年多的時間裡，中國軍隊英勇殺敵，最終以傷亡20餘萬人的代價，將日寇趕出中國領土。這場戰爭讓無數家庭破碎，骨肉分離。半個多世紀以來，戰士們的親人從未放棄尋找他們的下落，哪怕最後找到的，只是紀念碑上的一個名字，至少證明當年遠征沒有白白犧牲，會被永遠銘記。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晉、譚旻煦、李茜茜、彭雲 雲南報道

40萬遠征軍捨家衛國 豐碑鑄英魂

滇西抗戰過去70年了，無法見到參戰的親人，不能為他們養老送終，或許是遠征軍後代們共同的傷痛。江蘇籍的吳剛一家苦苦找尋50載，終於在雲南騰沖國殤墓園的墓碑上找到大伯吳耀垣的名字，替一個母親完成尋找兒子的遺願。

墓園建於1945年1月，為紀念攻克騰沖的第20集團軍陣亡將士而修建，這裡長眠着抗日遠征軍8,000英靈。吳剛的大伯吳耀垣就在其中。

熱血赴沙場 終年僅三十

吳耀垣，中國遠征軍20集團軍54軍198師593團第3營的少校營長。1944年5月11日，54軍強渡怒江，593團置於日寇後方，穿越了高黎貢山迂迴敵後，奇襲日寇的滇西補給基地——橋頭、馬面關，攻取敵補給基地、糧彈倉庫、騾馬運輸隊，取用軍需後，焚燬了敵彈倉庫，大火焚燒了四晝夜。後來，敵軍大舉進攻橋頭東余家寨，吳耀垣奮力搏殺身中數彈，不幸戰死，終年僅30歲。

今年5月，吳剛家族代表來到騰沖國殤墓園祭奠吳耀垣。「時隔70年之久，大伯的名字卻像是剛刻上去一樣。」吳剛撫摸着墓碑告訴記者，吳耀垣曾在南京某炮兵部隊任准尉司書，後因病在家休養，因感日寇侵我日亟，國亡無日，1936年辭別了父母家人和未婚妻，投考中央軍校，義無反顧地走上報國之路。從此，一去未歸，生死未卜。吳剛飽含熱淚地說：「大伯這一生無兒無女，但我們都是他的孩子。」

遺屬尋烈士 少年變白翁

吳剛從大表姐口中聽聞，大伯離家

後，他們的奶奶紀月芹每天傍晚望向西邊的回鄉小路，淚流滿面。吳耀垣早年的家書一直被奶奶珍藏着，每天都會拿出來讀好幾遍，逢年過節，飯桌上總會多擺一副碗筷，讓人心酸不已。「遺憾的是，奶奶在世期間都沒能等到大伯的任何消息。」

從此，尋訪大伯成為吳剛全家人的心結。

1991年，27歲的吳剛偶然在北京的一個書攤見到一本《中國遠征軍》的書，其中提到了來自江蘇南通的中國遠征軍198師少校營長吳耀垣。吳剛形容第一次看到這個名字的感受，「當時，心突突地直跳，覺得他就是我的大伯。」回家後，吳剛的父親吳耀庭看到書後，當即認定這個吳耀垣就是他們的親人。輾轉幾年終找到檔案，此時距吳耀垣與家裡失聯已經過去50年。

名列英雄碑 證清白犧牲

1999年，吳剛來到騰沖的國殤墓園，終於在合葬碑上找到了吳耀垣的名字，「看到墓碑上的名字，我知道我大伯沒有白白犧牲，他們會被永遠銘記。」隨後幾年，吳剛的家族中不斷有人來到國殤墓園祭拜。

志願者踏遍中緬印 帶烈士遺骸葬騰沖



戈叔亞在緬甸八莫尋找遠征軍的墓地。受訪者供圖

有這麼一些人，深陷遠征軍抗戰歷史不可自拔，奔走考察、研究出書，只為歷史不被忘記。滇緬抗戰史專家戈叔亞30多年來幾乎踏遍了雲南、緬甸、印度所有中國遠征軍涉及的戰場，為收集將士遺骸和探訪倖存老兵付出心血。

「銘記遠征軍 他們是英雄」

戈叔亞曾在騰沖當過6年兵，退伍後就讀於雲南師範大學的歷史系，他在畢業後的調查研究中發現，滇西抗戰這段慘絕人寰的歷史和數萬陣亡遠征軍將士的情況卻鮮為國人

所知，令他痛心疾首。上世紀80年代，他開始沉溺於尋找和那段歷史有關的人物和線索，發現大部分倖存老兵生活窘迫、受盡傷痛的折磨，最讓他遺憾的還有國家至今未有相關部門向這些老人授以榮譽勳章。「每一位參加抗戰的老兵，都是國家的英雄，我們要記住他們。」

2002年戈叔亞去緬甸密支那的一次旅行，第一次看到了日本人在密支那修建的「招魂碑」、「招魂塔」，他便開始打聽中國軍隊的墓地。卻得知，1950年後中國遠征軍在緬甸各地的墓地就被破壞了。當地華僑告訴他，其中有一個墓地被破壞後成為了居民住宅區，經常「鬧鬼」，讓人不敢居住。這讓戈叔亞一震，「這是將士們的靈魂在哭泣，他們想回家，我想帶他們回家。」隨後幾年，戈叔亞無數次深入緬甸、印度等地，最終在2011年9月13日和2014年6月12日，將部分在緬甸犧牲的中國遠征軍遺骸尋取回國，安葬在騰沖國殤墓園內。

抗戰活化石漸行漸遠



老兵邵應壬去年在遠征軍雕像群見到自己雕像鄭重地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右圖為年輕時的邵應壬。受訪者供圖

座落於滇西抗戰主戰場之一松山的中國遠征軍雕像群由402座雕塑組成，佔地約17,500平方米，雕像群以士兵為主體，選取戴安瀾、史迪威、孫立人等22位將軍為軍官代表，按真人尺寸1:1.2的比例塑造。2014年8月13日，老兵耿陸龍雕像前，焚着的三柱香被雨水澆滅了，香爐還很新，是今年清明節剛剛安放的。耿陸龍今年年初剛離開人世，清明節他的家人帶著老人的骨灰來到雕像群，完成了老人最後的心願：葬在松山，和死去的戰士們一起。

2014年9月，老兵張慶斌病逝；2014年春節前夕，老兵耿陸龍去世；2013年9月，113歲的「抗戰活化石」付心德無疾而終……這幾年來，社會各界對遠征軍的關愛正一點點加強，但老兵離開的節奏越來越快，卻是不爭的事實。

「英雄勳章」格外珍惜

今年已94歲高齡的老兵邵應壬身體還算硬朗，現居台灣桃園的他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回到騰沖老家小住，到雕像群肅立敬禮。他的雕像亦矗立在兄弟群中。

邵應壬原在集團軍總司令部政工第二大隊，後來返回預備2師，在騰沖和梁河、盈江一帶打游擊。上世紀回鄉後在家鄉捐學校、修道路，做了不少好事，在當地小有名氣。家裡掛滿了他各種捐贈留下的匾額。不過老人在家裡，最喜歡看的，是他的各種勳章，「抗戰英雄」、「民族脊梁」……這些足以能讓邵老感到光榮，儘管這些勳章多來自民間組織。

不看抗戰劇拒用日貨

每次回到老家，邵老最愛講的還是自己的戰爭經歷。「一天中午我從和順師部返回途中，路經來鳳山，空中出現四架敵機，隨即又出現兩架我軍軍機，六架敵我軍機騰沖空中交戰，我軍健兒技術高強，又戰鬥士氣激昂，戲弄敵機於上空，好似貓捉老鼠，也像鷹捉小雞。終將鬼子四架紅太陽標誌的戰鬥機打得落花流水……」目睹這場空戰，邵老雀躍地拍掌高呼，「中國空軍萬歲，萬萬歲！」

邵老痛恨日本人，這麼多年他從不看抗戰的電視，因為不想看到鬼子，也不會用任何日本產品。



老兵吳耀垣家族成員代表今年來到國殤墓園祭拜。受訪者供圖

尋親76年兄弟重逢 一聲哥哥 老兵落淚

8月6日，騰沖縣城裡一座老屋裡十分熱鬧，老兵路珍樓在兒孫和志願者的簇擁下，度過百歲壽辰。在路珍樓的家裡，一張他與另一位老人的合影格外引人注目。這是路珍樓參軍離家後，與76年未曾謀面的親弟弟的合影。

1934年，路珍樓離開家鄉山西高平，考上了軍醫學校，1938年，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54軍41師野戰醫院，成了一名中尉軍官。後跟隨20集團軍司令霍揆彰赴雲南，參加了滇西大反攻，騰沖收復戰。自1934年離開家鄉，路珍樓就與家鄉的親人失去聯繫。此後一直未能回到故鄉，家鄉是否還有親人，更是無從知曉。

2009年7月28日晚，路珍樓接到了山西高平弟弟路高樓的電話，電話一頭喊道「你是我哥哥吧？」聽到弟弟的聲音，95歲的路珍樓流下了眼淚。

當年路珍樓離家時，路高樓還不滿1歲。後來聽家人說哥哥參加了部隊，打日本人去了。解放後，家裡人都以為哥哥去了台灣，不斷託人打聽哥哥的下落。

已經等了76年的路高樓不能再等了，迅速帶上兒孫趕赴騰沖。知道弟弟要來，路珍樓讓兒子給自己剃去鬍鬚，穿新衣，坐到家裡的堂屋中間，焦急的等着。兩位老人一見面，什麼話也沒說，緊緊的抱在一起。



老兵路珍樓（右）見到了76年未見的弟弟。王晉攝

198師攻克騰沖陣亡將士紀念塔。王晉攝



中國遠征軍雕像群。譚旻煦攝



騰沖市民拉橫幅迎接「忠魂歸國」。李茜茜攝